

## 泰戈尔的自然诗及其自然观

**摘要：**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，信奉“梵我如一”，又相信现代科学。所以，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，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。他摒弃了传统的“摩耶”论，认为世界是真实的，大自然充满生机，充满神灵、爱意和人性。泰戈尔的自然诗，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，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，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，在他的自然诗中，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：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，而是用“真即喜”抵御摩耶论，启发民众，鼓舞斗志，为民族获取“真实中的自由”而歌唱。

**关键词：**泰戈尔；自然观；自然诗

对于自然观，对自然即对物质世界的看法，泰戈尔大大超越于前人。在印度正统派吠檀多哲学和非正统的佛教哲学都认为，世界并非真实存在，而是一种“摩耶”。这种“摩耶”论在印度各阶层的影响根深蒂固，是他们处世行事的思想依据。泰戈尔遵从传统哲学，相信梵我一如，但他同时也尊重科学，且有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，结交了不少科学家朋友。这使得他在同侪中高人一筹。至少在科学问题上，他比甘地高明。如甘地认为印度地震是神的惩戒，泰戈尔则反对这种不科学的说法。应该说，泰戈尔的自然观，基本上是科学的。他认为世界是真

实的，是实际的存在，而不是幻空。这就摈弃了传统的“摩耶论”。而且，他对摩耶论者进行了不留情的抨击：“谁这样虚伪地渲染，竟敢把一切——人类的伟大世界、正在发展的人类文明、人类这无穷无尽的努力、为了赢得权势的胜利而越过深深的痛苦、极大的欢喜、内外无数的障碍物——称为不真实呢？”在泰戈尔笔下，世界是如何真实存在的呢？首先，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大自然充满生机。他说：“创造之初，地球是冷酷的，不育的；见不着怜悯生物的任何征兆。地震频繁发生，岩浆喷溅，大地瑟瑟颤栗。某一天，森林女神不失时机地向大地的庭院派遣了女使者。她那方嫩绿的披纱朝四周铺展，遮掩了大地赤裸的羞臊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受到生命之神款待的绿树青藤姗姗来临，但动物尚未诞生。林木忙于准备迎接招待动物，为它们筹措解饿的粮食和纳凉所需的绿阴。火是森林最贵重的礼品。森林后来把从阳光采集的火，献给人类。文明至今举着火炬阔步向前。”[2]虽是文学语言，但描述的是生命发展史。地球、岩浆、森林、动物、火、人类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，毫无空幻可言。在一首诗中他又这样写道：“在茹卜那伦的河岸上，我起来，清醒着：这个世界，我承认，不是一个梦幻。”[3]

显然，泰戈尔对摩耶论的超越，是接受了科学的宇宙观、进化论影响的结果。泰

戈尔对科学是向往的，他多次将自己的诗集献给科学家，送自己的儿子出国学习农学。在《土地女神》一文中，他还呼吁印度农民和科学建立友谊：“科学的阳光照耀印度农业的日子来到了。现在不是农民独家单干的年月，农民要与学者、科学家密切合作。农民的犁铧光翻土是不够的，也应与民族的智慧、知识和科研建立友谊。” [2]其二，在泰戈尔的真实世界里，充满神灵与爱意，充满生机和人性。这样，印度神话中的各种神灵，不但在泰戈尔的真实世界里复活了，而且活得更潇洒、更惬意、更富人情味。他说：“事实上，不让吉祥女神和文艺女神携手联袂，土地女神的苦修修不成果。”在《最后的星期集》里有一首诗，是写启明星的。古往今来，以启明星为题的诗很多。但泰戈尔的这首诗写出了新意。新就新在诗中既有科学叙述，又有神话色彩和人问喜气。这颗在天文学家看来经常改变相貌，有时出现在黄昏的屋檐下，学者称作金星的星体，是地球的伴侣，经历神秘莫测，亿万年蒙着杳无人迹的奥秘的面纱。我们从未收到金星的请柬，然而它与我们是那么的亲密：

啊，学者的金星，  
我们承认  
你是星系的一个实体  
数学已提供佐证。

但更为真实的是，  
你是我们亲密的晨星，  
亲密的晚星。  
这儿，你娇小，你俏丽，  
是雾季一颗晶亮的露珠，  
是秋季一朵洁的素馨。  
千秋万代，  
拂晓，你默默指引  
旅人踏上生活的旅程；  
傍晚，召唤他们回家，  
坦然地憩息。[2]

在这首诗里，星体和神是一体的，而且还将这位星宿人格化，就像每天叫早和催人熄灯入睡的保姆一样。在《穆胡亚集》中，泰戈尔还有一首《启明星》。在这首诗里，启明星是一位功成身退的美女：“启明星，哦，美女，趁夜未尽，飘然而至，以甘美的苏醒充实冷梦中迷路的心语。为了黎明，伸手将它从黑夜的河底捞上来，黑暗中它忘了自己，以阳光辉煌它的存在。”[2]泰戈尔常常将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，如在《五彩集》中，他以星云、黑马、海市蜃楼、朝霞、鲜花等为题，为别人的画配诗。在这些诗里，自然景物全都赋予了人性和现代气息。如《朝霞》一诗，是为苏纳亚妮·黛维的一幅画所作的诗。诗中写道：

啊，娇艳的丽人，在子夜的海滨，  
耳闻无声的经咒，  
你骤然苏醒，

惊喜地发现不留名的英俊的恋人  
隐身于高尚的幽暗，  
在你的彩榻前  
留下一只沾露的花篮。  
酣睡覆罩的夜里，  
你不知他给了你恩典，  
他早已接受想起的  
你纯洁的灿烂。  
他不露面。  
用色彩、芳馨  
丰富爱情的意蕴，  
让鲜花吐露心声。[2]

这首优美的《朝霞》诗，将古老的朝霞女神复活了。在印度古代，朝霞女神是重要歌颂对象。《梨俱吠陀本集》中就有大约 20 首诗歌颂她，其中一首这样写道：

这个光华四射的快活的女人，  
从她的姊妹那儿来到我们面前了。  
天的女儿啊！  
像闪耀着红光的牝马一般的朝霞，  
是奶牛的母亲，是双马童的朋友，  
遵循着自然的节令。  
你又是双马童的朋友，又是奶牛的母亲，  
朝霞啊！你又是财富的主人。  
你驱逐了仇敌。欢乐的女人啊！  
我们醒来了，用颂歌迎接你。[2]

在《梨俱吠陀》里，朝霞神性十足，同时又充满功利，是奶牛的母亲，财富的主人。因为在古代印度，奶牛是衣食父母，被认为是神，是达摩，是梵。而且

在吠陀时代，朝霞(黎明)和夜晚(黑暗)是势不两立的。

到了泰戈尔诗里，更多的是诗化了的自然属性和人间亲情。而且，朝霞不再与黑夜敌对，成了亲密的伙伴，黑夜成了英俊的恋人，在高尚的幽暗中将沾露的花篮送到朝霞的彩榻前。诗人要寡言少语、多愁善感的朝霞袒露情怀，对黑夜说：

“哦，陌生者，我认识你，你尊贵，是我最亲的人，在我每个瞬息里你万世长存。”这就彻底改变了黑夜的命运。这一点意义重大，而且成了泰戈尔的一贯思想。我们联想到他在《尘埃集》里《看不见的原因》一诗中，讲黑夜催开花苞，然后悄悄返程。花儿醒来说，我属于晨光。晨光马上纠正：你说错了。在这里，晨光(朝霞)已不像吠陀时代那样，对黑夜嫉恶如仇。黑夜变得慷慨高尚，朝霞也变得更明艳美丽。中国诗歌中有伤春一类，名篇名句无数，如李白的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”(《劳劳亭》)、吴融的“一枝红杏出墙头，墙外行人更独愁”(《途中见杏花》)等等。印度物候与中国有异，但伤春、怀春与中国颇为相似。泰戈尔说：

“情女的心儿在春天啜泣，这是我们在古诗中读到的诗句。”[2]时代发展了，情诗也似乎废止了。泰戈尔认为在繁花竞放的春天，作为人不能无动于衷。他说“如今我们若写情诗，下笔必然犹豫不决，担心遭到读者的讥笑。于是，我们割

断了诗魂与自然的联系。春天树林里繁花竞相开放的时节，是它们芳心的艳丽展露的节日。枝头洋溢着自我奉献的激情，绝不搀杂锱铢必较的念头。至多结两个果子的地方，缀着二十五个花蕾。人岂忍心堵塞百花的艳丽之流？自己不开放，不结果，不奉献？”[2]诗人强调人与森林有源远流长的友谊，“森林女神，自古是我们的亲姐姐，今天邀请我们这些小弟弟进入她的华堂，为我们描吉祥痣。在那儿我们应该像和亲人团聚那样与树木团聚，捧着泥土在凉阴下消度时光。我们欢迎春风欢快地掠过我的心田，但不要卷起林木听不懂的心语。”[2]在泰戈尔笔下，没有印度古人的“春天啜泣”，而多喜春、咏春之诗。1927年，诗人作

#### 《青藤》诗一首：

春天的胜利呐喊  
将整个大地震撼，  
春藤开始梳妆打扮。  
花蕾匆匆绽开笑脸，  
展现出自己的容颜，  
当法尔袞月乘着风辇，  
沿着林间小路向前，  
唤醒蓓蕾簌簌作响的时候，  
春藤就突然献出礼物，  
献出了它那优美的娇艳，  
献出芳香和甘甜。[2]

多美的景象，像离离原上草，春风吹又生；像一夜东风，吹开千树万树梨花。泰戈尔钟情大自然，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。他的诗歌创作中有一大类别叫自然诗的。所谓自然诗，就是他的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。数量丰富，内容多姿多彩，是泰戈尔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泰戈尔的自然诗分散在许多诗集里，有几部诗集相对集中，《森林之声集》大概是最集中的了。在大自然中，泰戈尔最爱森林，因为森林不仅为印度人提供庇护和食粮，而且产生了印度古老的文化。他的这部《森林之声集》是对大自然和森林的颂歌。在诗集中，《森林颂》的结尾这样写道：“啊，人类的朋友，与黑天的妙笛应和着，让我向你叩首施礼，敬献这赞颂你的诗作。” [2]诗人在《雪松》中歌颂其挺拔、刚劲，施与的美德缩短与天堂的距离，泥土的笛音袅入太阳的圣曲。《芒果园》是诗人的暮年之作，抒写其与芒果树的友情，感谢流溢春天的甘美的芒果园。在泰戈尔的花园里，有一株已故外国友人种的紫玉藤，不知为什么，诗人对它特别爱怜：

远方的使者，  
新来的紫玉藤，  
你的嗓音蓝天般的透明、纯净。  
历史之网仿佛  
罩不住时空、国度，  
奇妙的世上你与天界的梵音相似，



读不懂你的芳姿，  
缘由无人知。[2]

全诗有四条“缘由无人知”，我想一准是睹物思人，绵绵情意，难诉衷肠。

诗集中，太阳的宠女库尔基树、在寺庙中不准供放的外国花蜜藤、因土壤缺少盐

分而不结果的椰子树、在花亭献美的孔雀、弃巢而去的外国鸟、像蜂巢似的茅屋

“棕榈旗”等等，都成了讴歌的对象。诗中没有伤感，没有消沉，有的是进取、

顽强和友情。就像诗人和哲学家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这样完好一样，在泰戈尔的

作品中，诗歌和哲学也水乳交融，浑然一体。在印度，也和中国一样有哲学和诗

歌结合的传统。但是，泰戈尔做得更自觉、更出色。他曾明确指出：“在印度，诗

歌与哲学所以极其自然地携手前进，只是因为后者宣称自己有权导引人们走上

使人生满足的切实可行的道路。这一所谓满足是什么呢？这便是我们在真实中的

自由，它的祷辞云：将我们从不真导向真实吧。因为‘真’就是‘喜’ [2]这段

活极为重要。因为它告诉了我们泰戈尔对哲学的理解，并告诉我们“人生满足”

就是“真实中的自由”，“真”就是“喜”。这样，泰戈尔就在理论上与摩耶论

彻底划清了界线。泰戈尔用“真即喜”的思想来抵御摩耶论，不完全是理论之争

更有其实际的意义。当时，印度人民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，亡国奴的生活苦

不堪言。他们首先要争取的便是“真实中的自由”，这实际是一句响亮的斗争口号。当然，泰戈尔一向重视建设性，希望通过教育，通过提高民众素质来迎接民族的解放。所以，他十分强调人的奉献精神的培养。阳光普照大地，是最无私的。泰戈尔即以太阳为喻，引导人们向太阳学习：“太阳内部的物质，通过各种方式变成流动的液体和坚强的固体。我们看不到这些物质，但它们四周的光圈向全世界显示着太阳。就在这世界上，惟独太阳奉献出自己，融合于一切之中。如果我们能用这种全面的眼光来观察人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会像太阳一样观察他。那时我们会看到，他内部的各种物质在各种不同程度上，渐渐地形成起来，其周围的光束射向四方，从而取得欢乐。请看一看作为散发在人的周围那个用语言构成的文学光束吧！在这里，光的风暴骤然而起，光的源泉喷涌而出，光的雨倾盆如注。”[2]这一段精彩的叙述，是哲学与文学结合的范例。在泰戈尔这里，太阳——一人——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由上可知，泰戈尔的自然诗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，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抒发自己的情感，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，而且是启发民众，鼓舞斗志，为获取“真实中的自由”的歌唱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泰戈尔. 人生的亲证[M]. 德国莱比锡 1921 年英文版.
- [2]泰戈尔. 泰戈尔全集[M]. 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.
- [3]泰戈尔泰戈尔诗选[Mj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0.
- [4]金克木. 梵语文学史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0.